

春節演唱材料

薛二嫂

曲 藝

北京寶文堂書局

812
M12

目錄

薛

二

嫂

(鼓詞)

.....木昆(一)

會

親

家

(單弦)

.....快書原作
單弦改編 霜劍平(五)

誇

媳

婦

(鼓詞)

.....王新田原作
馬增芬改寫(九)

薛二嫂

(鼓詞)

木昆

樹上的柳條兒青青吐新芽，
一陣陣南風吹開了粉桃花。
生產合作社種完了地，
薛二嫂抓個閑空兒回娘家。
小筐裏裝上十個大雞蛋，
又拿了二尺藍布帶紅花。
禮物不多心意盡到，
只因爲娘家嫂子有個胖娃娃。
薛二嫂收拾俐落往外走，
霎時間來到南村薛家窪。
娘家媽見了女兒心高興，
滿肚子是話又不知說點兒啥。
這時候驚動了前後院，
大家夥圍住二嫂把話拉。
這個問：「入社後光景怎麼樣？」
那個問：「合作社都用什麼法？」
二嫂說：「要說起咱們合作社，

那簡直就算好到了家。
論生產是按勞取酬合情合理，
論分工是誰能幹啥就幹啥。
人尽其才地尽其力，
種莊稼一色用新法。
全套的馬拉農具真頂用，
又能翻地、又能耙，能剗能耩又能割
莊稼。
社員們大家都沒有私心眼兒，
幹起活來一個頂仨。
心齊力大糧食也多打，
這二年的日子呀真是開了花。
你們有空兒可到咱社看一看，
我拙嘴笨舌說不出個啥。」
娘家大哥說了話：
「咱這些人一步兒也不離薛家窪。
過兩天我得去看一看，

學回來新經驗告訴大家。」

薛二嫂當天就想往回走，

娘家媽好說歹說留住了她。

晚飯後一家团聚說家常話，

薛二嫂提起社裏一個勁兒的誇。

說：「大小子大貴在社裏當組長，

因為他生產好戴上了模範花。

社裏還要培養大貴學技術，

等將來開着機器種莊稼。

大貴他整天都在合作社，

我也把社裏當成自己的家。」

薛二嫂誇不盡社裏好，

樂壞了她的娘家媽。

說：「咳！想不到外孫子出息這麼

快，

等哪天我可得去看看他！」

直聊到夜深人靜才睡覺，

轉眼間日出東山放紅霞。

薛二嫂辭別媽媽回家轉，

進院一看愣住了。

院心裏又是石頭又是磚瓦，

牲口槽破木料橫豎臥。

薛二嫂忙問：「這是咋回事兒？」

大貴說：「要在咱家把牲口圈搭。」

二嫂問：「誰出的主意誰作的主？」

大貴說：「社主任一提我就答應了

他。」

薛二嫂一聽心冒火：

「牲口圈爲啥搭在我的家？」

趁我不在欺負孩子不懂事兒，

這真是吃柿子都揀軟的抓！」

她忘了在娘家說的那些話，

一陣風兒去找主任薛廣發。

主任說：「一來是你家地方比較大，

二來是你家緊挨着飼養員的家。

大夥都說挺合適，

因此才要搭在你們家。」

二嫂說：「我家地方也不算大，

我還想種點茄子、豆角和黃瓜。

挺乾淨的院子搭上個牲口圈，

到夏天那股臭味把人活薰煞。」主任說：「晚上開會研究吧！」

大夥討論討論再想法。」

薛二嫂帶氣回家去，

心裏頭結了一個大疙瘩。

她正在打葫蘆罵瓢生悶氣，

大貴走進來叫了一声：「媽！媽！你說不搭在咱家可搭在哪？估用點地方這能算個啥！到秋後社裏就要修蓋新牲口圈，也不過暫借一步，很快就得扒。」

二嫂說：「愣小子你可倒好說話，我問你是你當家還是我當家？今天他就得給我搬着走，要不然我就砸壞了它！」

正是這娘兒倆爭論不下，

從外面來了主任薛廣發。

說：「二嫂啊，你不同意就算罷，得、得、得、把它搭在我的家。」

大貴說：「你家地方太狹窄！」

主任說：「後院的小草房可以扒！」大貴說：「小草房也不是沒有用啊！」

主任說：「等到秋後再重搭。」

二嫂想：我不願意主任願意，

要在他家把牲口圈搭。

他家地方比我家小，

前後院也不過兩丈七八。

安上槽子就頂着窗戶，

一開窗就能進來馬尾巴。

社員們都誇我挺進步，

這回事兒办的可真小氣到家。

大貴在社裏是模範，

誰想到他能攤上這樣的媽。

二嫂這時暗後悔，

恨自己不該和社裏分了家。

有心当面答应下，

又覺得話出口不好往回拉。

二嫂爲難正盤算，

院子裏有人笑哈哈。

誰呀？一看不是別人到，
噢！娘家大哥來到家。

後边还跟着兩個小伙，
一進院东扭西看喊喊嚷嚷。

主任一見有點發愣：
「嗨，他舅舅，哪陣風把你吹到大貴家。」

听說你要來看看合作社，
多指點吧，咱初次办社不懂啥。」

二嫂說：「你們來的真叫快！」

大貴舅說：「小伙子們吵的沒有法，
看光景你們要蓋新房子吧？」

大貴說：「不，社裏要把牲口圈搭。」
大貴舅說：「怪不得石头、木料堆滿

院，

想必是搭在你們家。

看起來數合作社工作搞的好，

社員社裏簡直成了一家！」

幾句話兒不打緊，

誇的三個人沒話答。

薛主任想說不是又怕惱了二嫂，

大貴想說是又怕当不了家。

二嫂想說話真有點難張嘴，

急的她心裏就像用手抓。

呆了半天二嫂才說了話：

「是啊！社裏的牲口圈就在咱家搭。

你們快請到屋裏坐，

先喝碗茶水歇歇乏。

吃過飯再到社裏看一看，

請主任介紹生產的好办法。」

薛二嫂忙讓大哥屋裏坐，

一邊兒燒水一邊兒又把社裏誇。

社主任对着大貴笑了一笑，

找來了衆社員把牲口圈搭。

會親家

(單弦)

快書原作：
單弦改編：張劍平

(曲頭)

日出东山紅滿窗，
老李头清早起來樂洋洋。
換上了新做的褲褂，
把新鞋穿上，
洗完臉喝了一碗熱麵湯，
告訴老伴兒我去瞧姑娘。

(南鑼北鼓)

老李头，出了莊，
見大道上，人來往，
大車一輛跟一輛。
車上全把糧食裝，
到城裏，去送糧，
嘿！一片秋收新氣象。

老李头心裏特別的高興，溜溜縫縫的，

(雲蘇調)

不會兒來到親家門口，

新修的大門亮堂堂。

上了台階把院進，

院子裏一袋一袋新打的糧。

瞧見親家王老慶，

滿頭大汗把糧食裝：

「親家呀！我說你怎麼老也沒出洞，

鬧了半天躲在倉裏淨搬糧。」

老慶說：「好哇！來了你就說笑話。」

「走走走！」兩個人手拉手的走進房。

「玉香你爹來了，親家，屋裏坐。」

老哥倆親親熱熱地拉家常。

王老慶說：「你們今年的收成怎麼樣？」

樣？」

老李头說：「一共打了二十石糧。

去了人吃馬餵還能賣個七、八石，

往後的日子是一天準比一天強。

你們从入了合作社怎麼樣？

今年交了多少糧？

不夠吃別纏着只管說話，
親戚裏道的我來幫忙。」

（銀紐絲）

王老慶一听笑哈哈，
叫了聲：「老李！我的親家。

你說這個話，

真是個大傻瓜。

外人听了笑掉大牙，

你們是互助組，

我們是合作化，

全比單幹戶前途遠大。

要說咱們倆，力量全不差，

我希望你快把合作社參加。

我們今年收成大，

五十多石糧食分到家。

我的親家呀！咳！我們全家大小換上

新褲褂，

你看看你們姑娘身上穿的啥！

你看你們玉香，身上穿的那是蘇聯花布，

上次我進城，光布就量了十來丈，還買了
兩個暖水瓶。好哇！合作社新來的花布，
紅紅綠綠、花花朵朵、陰色全有，管保叫
你挑花了眼。現在合作社的東西可全啦！
連奶粉全有，那趟我進城就化了好幾十
塊。」老李說：「嘿！親家！

（紗窗外）

外边的風太大，

說話別這麼狂。

閃了你的舌头尖，

我可疼的慌。

常言道撒謊不能夠瞞老鄉，我的親家

呀！

誰不知道你們莊子的地！

除了白碱地，

就是大窪塘。

土糟地皮賴，

哪能夠多打糧。

蛤蟆尿泡尿，

地裏就喝湯，你还想多打糧。

你打甚麼糗呀，去年俺玉香住家的時候，告訴我說：

你們地的高粱穗，

沒有我們的穀子長。

多虧區政府，

貸款把你們幫，

若不然全家餓着肚腸來，你別吹牛。」

王老慶一听，嘆味一笑說：「咳！你是老拿着舊眼光看新事。去年的皇曆今年別看啦！我告訴你，我們自从參加合作社，全變了樣啦！」

（金錢落子）

你別看往年那個樣，

今年可完全大改良。

我那塊碱地，上了一百車砂土糞，

所以嘛，高粱長的分外強。

东头的那塊窪塘地，

開了一條水道，俺村的莊稼可借了大

光。

咱們是土地連成一大片，

地得其力才多打糧。
河邊的窪塘開闢了水田地，
山坡上種些個穀子和高粱。
平地上種上棉花跟大豆，
花生、山藥完全種在砂土地上。
我告訴你這叫統一經營好處特別大，
比你們分散經營管保有力量。
合作化的好處說不尽，
人工的分配也相當。
婦女們撿棉花拔苗拔草，
老头子放馬放牛又放羊。
會趕車的管輸送，
會扶犁的把地耩。
有說有笑下了地，
男男女女拉成耨。
這叫集中經營統一使用勞動力，
有計劃的分工分業辦法實在強。」

（靠山調）

老李說：「瞧瞧！你把合作社說的天花亂墜，誰不知道建設社會主義社

會農業必須走合作化的道路，可是人們的覺悟哪能那麼一樣，

五個手指頭還有長有短，怎麼着四、五十号人在一塊幹，還不是木匠多了蓋歪了房。」

王老慶說：「我們是死分活評，小包工制，勞動好，幹得快，可以多掙勞動日。秋收以後，就按着個人的勞動算賬，

還有一節光靠人力可不成，還得說我們使的全是新式的農具。咱們就說播種吧，一個來回十個壟，馬拉收割機一開，唰唰唰，麥子剃頭，一掃光。

那雙鐮犁翻地一翻就是六、七寸，要是人工哇，吭吭的幹，幹三天，也頂不上雙鐮犁半天的活，真是又快又棒，

咱們就拿今年早秋鬧蟲子說吧！憑心說，你們村誰家的莊稼損失全不

小，我們合作社買了六台噴霧器，嗷嗷的這麼一打兩天就把膩蟲消光。」

老李頭說：「我不信你空口說白話，得拿出真個的來叫我看看。」

王老慶說：「好吧！我看你也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一把拉住老李頭，說說笑笑走出房。

兩個人到了當院。

（南城調）

王老慶手指糧袋，忙把話講：「你看看這是我二次送的餘糧。」

頭一次我送去了十六石，裝滿了大車兩輛，

豎尖冒流滿滿當當。」

他又把李老頭，領到糧食園：

「哎！你睜眼看看這是多少担好高粱。」

你看看這大豆，真是各別另樣，全像個小元宝個頂個的金光。」

他們看完了糧食，又把稀粥看，那高粱茬足有一丈三尺長，穀子草真不細呀！跟小手指頭一樣，

足有一人高顏色是金黃。

兩個人又來到農具倉庫，新農具是甌光瓦亮。

（農家樂）

豁！播種機，剗耢機，雙鐮犁，一樣一樣，排成了行，脫穀機好像火車頭一樣，收割機，伸着鉄臂膀，又高又大力氣，又好使來又妥當，新式的農具堆滿倉房。

誇媳婦

（鼓詞）

太陽一出照房簷，
上房屋裏走出李寶田。

老慶開言，叫聲親家：「一個倆人買不起它，你要是，買了也沒用，小塊土地是白搭，非得你是合作化，機器種地得大片莊稼。」

老李頭心中，這才豁亮，心服口服叫聲老王：「合作是比互助好！」老慶說：「你別忙，咱們一步比着一步強，互助組，合作社，緊跟就是集體農莊。」

老李頭說：「還是親家你有眼光，比我看得遠又長，我回家就參加合作社！」老慶聞聽樂洋洋：「還談不到有眼光，皆因我听了那共產黨的話，我的眼睛才亮堂。」

王新田 原作
馬增芬 改寫

到西屋推出了自行車他看了又看，
拿出氣筒子打足了氣擦了一擦輪盤和

瓦圈。

推着車子往外走，

叫一聲：「鳳蘭！你把門關。」

這時候他媳婦鳳蘭正掃當院，

直了直腰兒叫聲：「寶田！

你是不是給社裏去交貸款？

你等我掃完地有一點小事把你煩。」

寶田說：「你要有事可快着點，

你可別成心耽誤跟我鬧着玩，過時候

交不上款得耽誤半天。」

鳳蘭說：「你看你假裝正經真討厭，

沒事誰跟你鬧着玩。

知道嗎！縣裏召集勞模交流經驗，

通知我在会上做典型發言。

大会上講話就要出頭露面，

我想要扯幾尺花布做件新衣穿也好站

在人前。

昨天我在社裏支了一部分款，

就着你今兒個進城給你添點兒麻煩。」

鳳蘭說着話從屋裏拿出人民幣，還有

布票一丈三：

「寶田哪！買布時你要給我挑個好花

樣，

只要是結實好看就別怕多花錢。

剩下錢買什麼東西隨你便，

可別忘了買半斤白糖兩盒餅干。」

寶田接過錢數了一遍，

不多不少整十元。

他說了聲：「得令。」挺了挺腰板：

「這光榮任務我保證完成落不了包

涵。」

李寶田一邊說着把車子推出了院，

一出門登上車子一溜烟。

大道上行人一夥一串，

不用說都是趕集去奔小北關。

人多難走：「勞駕，借光，」他說了

七、八十來遍，

轉眼就过了三里灣。

眼看着離城就不遠啦，

李寶田騎着車子暗打算盤：

先去銀行裏交了款，
供銷社裏買布還要耐點兒心煩；

倘若主意不定挑花了眼，
準惹得鳳蘭不喜歡。

他心急緊登來的快，

眼前來到小北關。

大街上趕集的人來往不斷，

各樣的買賣列兩邊。

攆錢杈子趕小驢的是老漢，

老太太們趕集挎着小籃。

人聲喧嘩曬成了一片，

背靠背來肩靠肩。

李宝田推着車子只好步下樓，

擁擠擠來到十字大街前。

看了看人民銀行在路東新修的門面，

老鄉們出來進去帶着笑顏。

李宝田放好了車子準備好了款，

跟隨衆人走到裏邊。

急忙忙交了貸款就往回轉，

忽然間聽見有人喊宝田：

「宝田，你先別走咱就個伴，
我交上款一塊有話談。」

李宝田扭頭仔細看，

原來是東莊的張春年。

只見他正解花手絹，

辦完了交款手續來到了跟前：

「哎！宝田哪，我有個事情正玩不

轉，

你給我當個參謀把意見談一談。

你嫂子素雲叫我給她扯個新被面，

還要個花格大床單。

只要是結實好看不落色，

人家說啦，光愛東西不疼錢。

我知道你有經驗給我長長眼，

買的要合適你嫂子她好喜歡。

咱哥倆沒有外人說句實在話，

你嫂子素雲可不簡單。

上場下地她氣死個男子漢，

愛學習肯進步樣樣爭先。

這一回勞模會上她要去露露臉，

有可能還要參加主席團。

昨兒晚上她多半夜都沒合眼，光報告就寫了八、九十來篇。

這真是婦女解放世道變了樣兒，莊稼地裏出了女狀元。

不是我偏愛光看着我的老婆好，說真的這一片兒得數你嫂子她佔先。」

張春年高高興興講了一遍，李宝田听着可有點兒不耐煩：

「春年哥，陪你去買東西我倒沒意見，

不過看問題你可有點兒主觀。素雲嫂雖然她是個模範，

要跟我們鳳蘭比也不算稀罕。鳳蘭她腦筋聰明眼光看的遠，

技術方面她最愛鑽研。

我們社裏的玉米今年一畝收成三石二，

從老輩子沒見過這麼一個大丰年。都因為鳳蘭學會了人工受粉好經驗，

創造了受粉器還有採粉盤。

最初嘛，有些人腦筋不開展，都認為這樣辦法有點兒玄。

我們鳳蘭動員說服又做了示範，發動起全社女社員。

三頃多玉米普遍搞了三、四遍給丰產安排好條件，

明年的收成保證要超過今年。告訴你吧，鳳蘭被選成了勞動模範，

過兩天要在大会上典型發言。實話說吧，鳳蘭她昨天在社裏支了

款，

也叫我來集上給她買布做衣衫。」說着話宝田掏出來鳳蘭給的人民幣：

「瞧！不多不少整十元。你光看見你老婆素雲她能幹。

不是我吹，全村的婦女得數着我們鳳蘭。」

張春年一听紅了臉，嚥了口吐沫又發言：

「哎！宝田呀！你說話可要看全面，不能夠信口開河走極端。」

素雲的模範事蹟不是兩、三件，現擺着實際例子你听我來談。

七月裏鬧大水平了河岸，

爲防汛小夥子們人人爭先。

結果是男人們都上堤去修堤，

家中剩下了女社員。

眼看着高粱都紅了穗，

黃登登的穀子也該動鐮。

棉花開的似雪片，

晚田追肥也不能遲延。

勞動少農活多趕不上趟，

哪樣活也不能丟在一邊。

也是我們素雲才高智廣有主見，

發動了全村女社員，

組織起老太太拾棉花包下了地，

青年婦女收割莊稼不拾閒。

老頭們裝車卸車釘班送飯，

剩下的都當臨時運輸員。

她还怕修堤的人們心悶倦，

又組織了婦女慰問團。

送來了茄子黃瓜熟鹹菜，

麵醬大蔥芝麻鹽。

送來了棉衣五十件，

還有兩條恒火烟。

叫大家只管放心修河堰，

洪水不退別把家還。

大家夥一听展開了笑臉，

一個個情緒高漲都把精神添。

到後來我們村被選爲防汛模範，

紅旗掛到我們村裏邊。

你說我們素雲哪樣她不能幹，

我們素雲得模範真是理所當然。

「春年沒說完話宝田又有意見：

「你們素雲的條件可不如我們鳳蘭。

民校的功課她沒誤過點，

她还是社裏的讀報員。

俱樂部裏她常把快板表演，

五一節她演過『趙小蘭』。

連區長看着都喝彩，

都說她唱的賽過喜彩蓮。」

春年說：「可是我們素雲使用新式農具有經驗，

十畝八畝在她手裏不過半天。

叫我看她不光在這裏是個模範，

不是我誇說全中國也得蓋半边天。」

寶田說：「咱別光自己充好漢，

光說大話是閒篇。

這回鳳蘭在勞模會上要露個臉，

你瞧着，十月一有人請她上北京不用

花盤纏錢。」

他兩個越說越爭辯，

這時候趕集的老鄉圍了一大圈。

大家夥點頭嚥嘴的暗喝彩，

都羨慕春年和寶田。

猛然間人羣裏有個熟人兒說了話：

「哎！春年、寶田你們倆怎麼越說越沒完。」

你們倆只顧得在這裏來耍嘴兒，

可別忘了供銷社買布得不少時間。」

他們倆一聽說：「別扯啦！」

春年、寶田彼此一笑忙往供銷社裏

鑽。

大家夥兒一看哈哈大笑，

齊說道：「他們倆人要完不成任務回

家可有點兒麻煩。」